

苏雪林 选集

现代皖籍名作家丛书

沈 晖 编

苏雪林选集

1994.12.17

安徽文艺出版社

苏雪林选集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0.5 插页：6 字数：494,000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2,000

定价：8.20元

ISBN 7-5396-0303-8/1·265



作者苏雪林像
(1986年九秩寿筵上摄)



苏雪林与亲属合影（1985年）
（前排左起第一人为苏雪林）

目 次

苏雪林简论(代序).....沈 晖

棘心(长篇小说)

1	母亲的南旋	3
2	赴法	10
3	光荣的胜仗	19
4	噩音	32
5	来梦湖上的养痾	41
6	家书	50
7	丹乡	59
8	白朗女士	68
9	中秋夜	80
10	家乡遭匪的恶耗	93
11	恨!	104
12	皈依	118
13	巴黎圣心院	128
14	法京游览与归国	139
15	一封信	150

散 文

绿天	163
鸽儿的通信	168
我们的秋天	186
收获	199
小猫	205
在海船上	210
归途	215
猫的悲剧	222
烦闷的时候	225
青春	234
中年	242
老年	252
家	267
当我老了的时候	277
炼狱	
——教书匠的避难曲	284
雨天的一周	298
乐山惨炸身历记	302
敌兵暴行的小故事	309
屠龙	
——仿南非Olive Schreiner沙漠间三个梦	312
寄华甥	317
奇迹	
——献给阵亡将士的英灵	323
母亲	327

悼毓秀	330
悼念方豪神父	
——兼记抗战时我和他一段交谊	334
黄海游踪	339
掷钵庵消夏记	349
栈桥灯影	356
海崖上的谜语	359
千石谱	362
罗马的地下墓道	364
罗马的露天剧场	371
彭贝依古城的凭吊	377
春山顶上探灵湖	385
培丹伦岩穴探奇	388

评论及其他

《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	395
周作人先生研究	413
王鲁彦与许钦文	431
俞平伯和他几个朋友的散文	439
沈从文论	448
凌叔华的《花之寺》与《女人》	462
多角恋爱小说家张资平	468
论闻一多的诗	474
论朱湘的诗	485
论李金发的诗	493
林琴南先生	501
我所认识的诗人徐志摩	506

陈源教授逸事	516
关于庐隐的回忆	523
记袁昌英女士	529
《扬鞭集》读后感	533
《蝉之曲》序	539
山窗读画记	551
现代中国戏剧概观	558
舒蔚青及其戏剧书刊	562
梅脱灵克的《青鸟》	566
文学究竟是怎样起源的	581
文学作用与人生	586
和彳的谈话	593
我两年半的写作	601
我所爱读的书	605
谈写作的乐趣	609
写作与思想	616
关于我写作和研究的经验	620
苏雪林著作要目	627
编后小记	630

棘 心

棘心夭夭，母氏劬劳。
——《诗经·北邶》

我以我的血和泪，
刻骨的疚心，永久的哀
慕，写成这本书，纪念
我最爱的母亲。

1 母亲的南旋

醒秋一夜翻来复去地不曾好好安睡。她本来是和母亲对床而眠的，母亲的床，和她的床，相去不过六七尺远，她听见母亲帐中微微有鼾声，很调匀，很沉酣，有时衾褥轻轻转动一下，象母亲在梦中翻身，知道母亲正在沉睡。平常的时候，醒秋若是睡不着，必定唤醒母亲，母女两个谈谈日间的事，或过去一切，消遣漫漫长夜；但今天晚上，醒秋却不敢唤她，因为母亲明天要乘火车到天津，到天津后改搭海轮回南，在路上有几天难受的劳顿，所以今夜必得让母亲好好安睡。

醒秋越睡不着，心里越烦躁，她血管里的血也象她脑海里的思潮一般，翻腾迸沸，结果浑身发热，太阳穴的筋跃跃跳动，再也不能在被窝里躺着了。她轻轻掀去被的半边，将身子靠着枕头坐起，两眼望着微朦夜色的纱窗，一动不动的发怔。

这时候胡同里的车马，和远处喧哗的市声，早已寂静，不过有时听见巡警喝问半夜尚在街上游行的人，风又送来几阵狗吠，和一声两声小孩的啼哭，除此之外，外边真是万籁俱绝，大地象死了一般。但室中各种微细的声音，却真不少，桌上时钟滴答滴答，板壁的毕毕剥剥的爆裂，鼠儿的悉悉索索走动，飞虫头触窗纱冬冬似小鼓的响……这些声音，白昼未尝没有，但偏偏听不见，更深夜静时便加倍的响亮与清晰，打入人的耳鼓。白昼是“色”的世界，黑夜是“声”的世界。

醒秋记得去年在故乡山中，和母亲睡在书屋里避暑。那间书

屋建筑在半山上，开窗一望，一座十几丈高的青山，几乎伸手可以摸到，流泉响于几席，松影绿压屋檐，清幽绝俗。

一夜醒秋睡不着，便下床打开窗子，向外眺望。那夜的景色直教她永远难以忘却，天粘在四周山峰上似一张剪圆的暗云蓝纸，没有月光，但星光分外明朗，更有许多流萤，飘忽去来，象山的精灵，乘着炬火跳舞，满山熠熠烁烁，碎光流动，夜已三更，空气非常寂静，但耳中只听见四山幽籁，萧萧寥寥，飏飏瑟瑟，如风水相激越，如万箔春蚕的食叶之声。泉声忽高忽低，忽缓忽急，做弄琤琮曲调，与夏夜虫声，齐鸣竞奏。这些声响，都象是有生命和情感的，白昼潜伏着，一到夜间，便象被什么神秘的金刚钻解放了它们的灵魂，在黑暗中一齐活动起来了。

醒秋的心和耳也似乎得了什么神通，凡不能和不易听见的声音，也能听见：她仿佛听见松梢露珠的下坠，轻风和树叶温柔的亲吻，飞虫振翅的薨薨之声，繁星的絮语，草木的萌芽，宇宙天灵的叹息。

她坐在窗前，沉浸在空灵感想里，一直到天明。

“明天母亲就回南去了。”醒秋心里这样念着，不觉涌起无限恋别的情绪。她的母亲一生没有到过北京，这次为醒秋的二弟完姻，特别和父亲到京里来。婚事完毕之后，本想在北京好好逍遥一下，因为母亲的半生生命都已消磨在忙碌中间。但她在北京还住不到一个月，祖母却于南方故乡不住寄信来催她回去，说家务没有人照管，她自己又上了年纪，不能操劳了。母亲对于祖母，本来是绝对服从的，奉了严符之后，只好和北京作别，决定南归之计。

醒秋那时在北京某高等女校读书，因离家太远，只能暑假时回乡一次，这一年母亲到京，她没回乡，由学校搬出来和母亲同住。母亲那时是寄居于一个表亲家里，父亲却寄住在同一条胡同的亲戚家。

她曾陪母亲游玩了太和三殿，陪母亲在中央公园老柏树下喝过汽水，陪母亲到过三贝子公园，这一个月是她生命中最甜美温和的一页。

她从15岁起，就离开家在省里读书，现在又来到北京，客中凄凉的况味是尝惯了，但她总萦念着母亲。平日看见本京同学，随着母亲到处游玩，便不禁欣羨，只恨自己的母亲不在北京，不能享到这样天伦的乐趣。照普通人的心理讲：20以上的青年男女，正是热烈追求两性恋爱的时代，他们所沉醉的无非玫瑰的芬芳，夜莺的歌声，所梦想的无非月下花前的喁喁细语，和香艳的情书，所能刺激他们的只有怨别的眼泪，无谓而有趣的嫉妒，动摇不定，患得患失的心情，但在醒秋，这些事还不能引起什么兴味。一则呢，她小时便由家庭替定了婚，没有另外和别人发生恋爱的可能，二则呢，她生于旧式家庭中，思想素不解放，同学虽然大谈并实行恋爱自由，她却不敢尝试的。况且她的一片童心，一双笑靥，依然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子，只有依依于慈母膝前，便算她的至乐。

现在母亲到北京来，她可得意极了。她若在公园等处，碰见同学，必定远远地跑过去，将她拖到母亲跟前：“姊姊，我给你介绍，这是家母。”同学们若和她母亲说话，她就替她们双方翻译，因为母亲听不懂北京话，而且又是满口乡音的。这时候她对于母亲，对于那同学，甚至对于她所接触的一切，都发生一种难以名状的柔情，她灵魂深处涌起感谢的眼泪，同时又充满了类似虚荣心的骄傲。呵！这一幅天性描成的“慈母爱女图”不值得展示于人吗？有时她特意到学校邀几个同学来家吃饭，谁都知道她家里有一个母亲，一个慈祥和蔼的母亲。

“明天母亲便回南去了。”醒秋又这样默念着，她本想挽留母亲在北京再住几天，但有什么用？住了几天，结果还是要回去的。她又想跟母亲回南，但父亲说：他自己是要留在京里等候什

么差使的，可以陪伴女儿。况且学校不久开学，家里住不几天，还要回京，这一趟往返，无非是多花盘缠多吃辛苦，有什么意思呢？父亲的话很有理，醒秋是遵从了。一个月的光阴，过得比箭还快，才迎接了母亲来，又要送母亲回去。这些日子的愉快，好似一个朦胧的梦。离别的悲哀弥漫在她心头，但只是散散漫漫，昏昏晕晕的描不出明确的轮廓，因为她和母亲的分离，原不止一次，若说这一回特别悲伤，那也未必。

窗外一阵风过，便是一阵阵潇潇浙浙的繁响，似下了雨，又象睡在船里听半夜的江涛，醒秋知道那是秋风撼着庭树。她思索不知过了几时，精神渐渐宁谧。窗纱眼里，透进如水的夜凉，觉得有些禁受不住，便仍向被里一钻，朦胧睡去了。

第二天早晨，醒秋被一种轻微的步履声惊醒了。她张开惺忪的眼，见天还没有十分亮，室中仍是黑沉沉的，屋角里有一个黑影儿，徐徐在那里动，轻脚轻手象怕惊醒了床上的她，她知道母亲已起来了。

“母亲，你为什么起得这样早？这时候不到四点钟，离你动身的时刻还早得很呢。”

“你好好再睡一忽儿罢，我的箱子还有些没收拾好，而且你的衣箱也是杂乱的，我趁这时候，将它们整理整理，好让你带到学校里去。”

醒秋将头向枕上一转又睡着了。

早上六点钟的时候，预定的骡车辚辚的到了门前。大家都起来了。梳洗完毕后，父亲说这里离车站太远，来不及在家里吃早饭了，不如到车站咖啡店里去，一面等车，一面吃点心。

行李送上车后，母亲的铺盖也由仆人捆扎停当，桌上梳洗的用具，以及零星的物件，装入一个小藤提包，由醒秋提着。母亲由醒秋和仆人扶掖上了车，醒秋和去送别的表婶也跨上车去，仆人跨在车沿上，他是护送母亲回南的人。父亲，表叔，及醒秋的

三弟是另外一辆车，新妇由母亲教不要送，昨夜来预先送了行，回到她母家去了。

一下劈拍的鞭声爆裂在骡背上，车轮便转动了。北方的骡车的好处，不是亲自坐过车的人是不能领略的，里面虽垫有厚褥，却是一搭平，客人坐着时，两条腿要笔直伸着，腰里既没有东西倚靠，便晃晃荡荡地半悬在空中，穹形的车蓬，恰恰抵住人的头顶，车一震动，头便碰着车蓬上的钉，碰得生痛。这样坐车真是活受罪，母亲向来没有坐过这样的车子，被它一颠，便觉得头脑昏眩，胃里一阵一阵翻起来，几乎要呕吐。醒秋赶紧将身子撑起，教母亲靠在她身上，又教表婶打开藤提包，取出热水瓶，倒了一杯开水给母亲喝，才使她心里略为安定些。

车夫不住地扬鞭吆喝，壮健的黑骡拖了这辆车向大路上快步前进，骡儿的长耳，一摆一摆动摇，与得得的蹄声相应和，谱成和谐的节奏。车里三个人象受这调匀节拍的催眠，不说一句话。

都市睡了一夜，已经在清晓的微风和黄金色的阳光中苏醒过来，又要继续它一天的活动了。道路两旁的商店逐渐的开了门，行人也逐渐加多，市声也一刻一刻的增加喧闹，汽车呜呜，风驰电掣的过去，背后蹿起一片飞沙，人力车在大街上东西奔驰，交织出不断的纬线。人们负着不同的使命，抱着不同的目的，在车马中穿来挤去，清晨的爽气，洗不了他们脸上积年被生活压迫的黑影，他们还要被生活无形的大力鼓动着，早忙到晚，晚忙到早，一直忙到坟墓方才休止。道中时见粉白黛绿的旗妇，齷齪的喇嘛僧，拖着辫子的乡下遗老，更有一群一群高视阔步的骆驼，带着大漠的荒寒，使这莽莽黄沙的北国，更抹上几笔寒伧陈古的色彩。

走了多时，车儿到了大前门了。这地方比以前走的街道，更为广阔，远远望去，只见络绎的车马，如潮赴壑，如蚁趋穴，争

向那高大的穹门底攒凑。那宏伟壮丽的建筑，张开它翼然的巨影，俯视蠢动的北京，在朝曦中庄严地微笑。

过了前门行了不多的路，便是火车站，骡车停在车站附近的咖啡店前。醒秋和表婶扶母亲下了车，父亲和表叔们也赶到了，进了饭店，拣个座头坐下。要了六份可可茶和一小篮面包，大家开始用早点。仆人是到店后去吃的。

吃完点心，付了茶钱，火车已停在站前，行李上了车后，人也接着上去。那辆车子因为时间还早的缘故，除了醒秋一群人，没有别的旅客。

火车还有20多分钟才开，大家便陪母亲坐在车厢里，说着闲话，所谈的无非是坐海轮的经验以及父亲等着差使后好回去的话，表叔是个忠厚长者，他不住安慰母亲说：海船的生活比火车安静自由得多了，虽然有时不免风波颠簸，但躺着不起来，也就没有什么了。他又劝母亲到天津或烟台的时候，买些水果，晕船时吃了可以开胃。

但母亲并不答言，她默默的坐在那里，象被什么忧愁侵袭着。忽然间她眼中闪映着莹晶的泪光了，这泪涨开，成为豆大的颗粒，由颊边一滴一滴的坠在怀里，她已在无声的饮泣了。

醒秋突然间也感到离别的痛苦了，这个痛苦自从前两天起便已蕴酿在胸中，本是模糊的一片，现在才变成了具体的感觉。她的心为这痛苦所牵掣起了痉挛，眼泪也不自觉地流出来了。

父亲和表叔停止了谈话，想用言语来安慰母亲，但母亲这次的饮泣，似乎不是为着惜别，象另外有所感触。她一尊石像般端端正正坐着，两眼直直的不看任何人，大滴的眼泪，由她苍白的颊边，继续下坠，也不用手巾去揩。好象一个暮年人沉溺于感伤的回忆里，好象有无限的委屈，不能申诉，借流泪来发泄似的。

她愈泣愈利害，终于呜咽出声了，这分明有什么撕裂心肝的